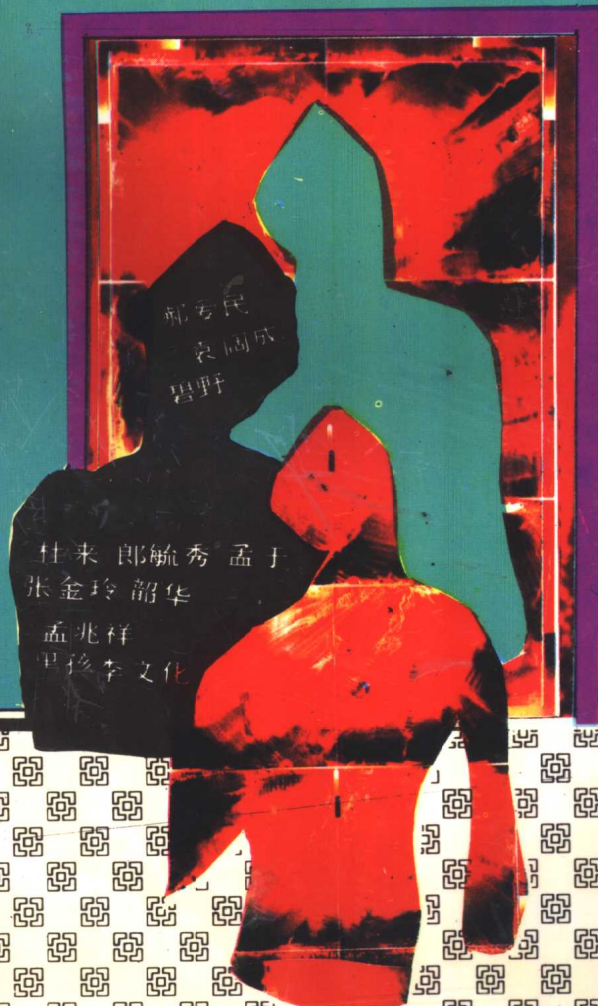


著名作家冰
心老人70年前曾
写到：“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
奋斗的泪泉，洒
遍了牺牲的血雨。”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國名人得失談

人生百年事

主编 杨选民 许秀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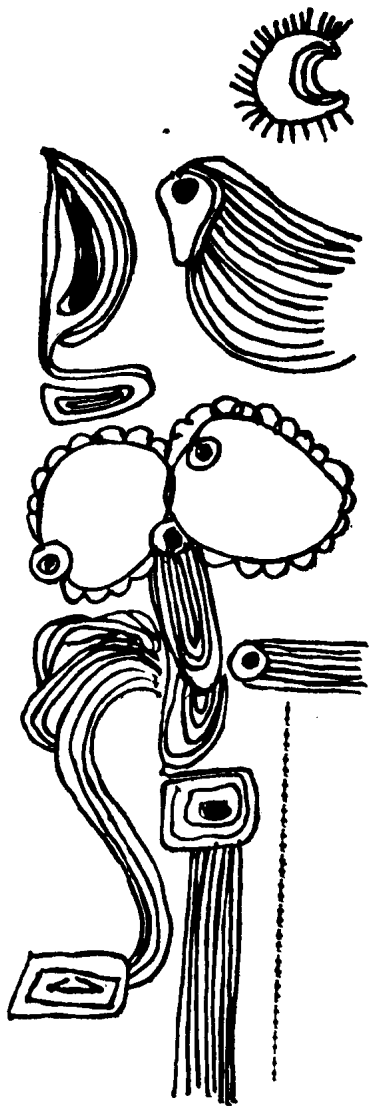
鄭玄民
袁國成
碧野

杜來 郎毓秀 孟子
張金玲 韶華
孟兆祥
里孩李文化

名人得失谈
杨选民 主编
许秀华

人生百年事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人生百年事

中国名人得失谈(第三册) 定价 4.70 元

编 者 杨选民 许秀华 ISBN7—5411—0892—8/1.822

1992 年 8 月 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5,000 册

印张 8.375 插页 3 字数 188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内 容 提 要

青春之梦，人生得失，时而心系广宇，时而情牵梦境。音乐家郎毓秀一生“为的是放声歌唱”，音乐家孟子最辉煌的时刻是《黄河大合唱》；电影家李文化、张金玲一辈子献身银幕，是因为电影“无穷的诱惑”；画家们难以忘怀的人生之旅，是“骑马画草原”，而朝夕相处，情深难舍的伙伴往往是给他艺术灵感的一只小猫、一只小狗。著名作家碧野的《情满青山》曾经叩动万千读者的心弦，如今他写下怀念亡妻的忌文，更会在你的心海投下一块巨石。杂技家台上轻盈潇洒的表演，凝聚着台下难与人言的苦功；而一位身患绝症、几乎等死的儿童文学家，却从红领巾的鼓励中振作起来，一直活到今天、写到今天！“母亲不在我身边”使作家黑孩身居北京也不免伤感，而参加《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创作的一级编导孟兆祥却万万不曾想到，在电视台春节晚会登台表演时，妻子正好在意外车祸中丧生……

名人经历的坎坷曲折，名人遭遇的不幸打击，名人饱尝的痛苦辛酸不比我们少，然而支撑他们挺然屹立，鼓舞他们奋然前行的是什么呢？！

本册 55 位艺术家正向你坦露情怀，叙说他们的肺腑之言。

目 录

郎毓秀	音乐家	为的是放声歌唱	1
孟 子	音乐家	难忘《黄河大合唱》	5
赵松庭	音乐家	笛子一支诉衷情	10
黑 孩	作 家	母亲不在我身边	14
张 弛	作 家	一脚足球救了我	18
陈文和	作 家	想起春桃话得失	23
高维晔	作 家	倾心相爱时	29
孟兆祥	舞蹈家	事业在胸 何惧孤独	36
吕艺生	舞蹈家	得失幕幕顺水流	41
赵国政	舞蹈家	青春之梦	46
李耀先	舞蹈家	从《四老汉》到《飞龙》	51
崔善玉	舞蹈家	我的生命在舞台	54
李文化	电影家	无穷诱惑	59
张金玲	电影家	一个手工人物	64
李庆跃	电影家	人民得解放 电影获新生	68
赵 荆	书画家	小 黑	73
莫 洲	书画家	成功之路非一条	80

冯大彪	书法家	我与恩师·····	83
廖 钺	书画家	我剪半边头·····	89
朱 冰	画 家	骑马画草原·····	92
傅恒学	画 家	童年的愿望实现了·····	96
陈青子	书画家	得失织成生活的网 ·····	102
赵日升	作 家	得意始 失意终 ·····	106
张同吾	作 家	性格即命运 ·····	115
庄启东	作 家	我的得失录 ·····	122
许寄秋	戏剧家	喜忧难忘怀 ·····	128
贾宝泉	作 家	寄 人 ·····	134
李 波	音乐家	《翻身道情》唱不尽 ·····	138
德伯希夫	音乐家	得失多变 ·····	142
吴应炬	音乐家	有生活才有得失 ·····	146
郭任远	音乐家	一生这事做得对 ·····	154
黄虎威	作曲家	难忘新疆行 ·····	158
张 均	舞蹈家	得失孕育着机遇 ·····	162
傅兆先	舞蹈家	难得知己 ·····	165
胡景芳	戏剧家	得于未来 失于懦弱 ·····	170
王雅琪	戏剧家	得失苦乐岂由人 ·····	175
白峰溪	戏剧家	忍痛割爱也是一得 ·····	179
赵钰如	戏剧家	当配角话得失 ·····	183
冀淑平	戏剧家	叙叙我的得与失 ·····	187
叶 子	戏剧家	勇进之后而知退 ·····	192
赵 正	书画家	顺乎自然 ·····	195
徐剑秋	杂技家	我的小天一 ·····	199
金业勤	杂技家	遇事多琢磨 ·····	202

秦 斌	杂技家	绳鞭话得失	206
金 铎	摄影家	人生最可贵 追求价更高	210
碧 野	作 家	生日·婚日·忌日	213
于 雷	作 家	儿女情长	220
刘子成	作 家	即使失意,也看书写作.....	224
陈 珪	作 家	生活是祸福的容器	229
韶 华	作 家	得意于电脑写作	233
郝爱民	曲艺家	笑口难开	237
田连元	曲艺家	人生是个谜	242
杜 来	曲艺家	得失常相伴 喜忧成自然	248
袁阔成	曲艺家	从评书巨匠到烟筒连长	253
倪钟之	曲艺家	如沐春风	258

为的是放 声歌唱



音乐家 郎毓秀

郎毓秀，女，1918年生于上海市，浙江杭州人。四川音乐学院教授、声乐系名誉系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名誉主席、中国音协理事、成都市文联副主席。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

1941年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1946年至1948年留学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纳提师范学院音乐专业，毕业时获学士学位。1948年至1952年任教于四川成都华西大学音乐系，之后调四川音乐学院（前身为成都音专、西南音专）任教至今。

三十年代初期，她16岁时即在上海灌制《天伦歌》等唱片。以后在国内许多城市举行过独唱音乐会。1956年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西欧，在一些城市举行独唱音乐会。

翻译有《卡鲁索歌唱方法》、《伊莉莎白·舒曼的教学》、《学习歌唱手册》等。

生活了 72 个春秋的我，得与失是难以数清的，可是最难以忘怀的得失当然应该只有一件。

我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是在童年时代，由于父亲不仅喜欢钻研他的摄影，也同样爱听西洋音乐，并且不仅听乐器作品也听声乐作品。每晚他都要在手摇唱机上放几张唱片，因此，久而久之我也被熏陶了，遇到声乐唱片我也就跟着唱了起来。在教会学校里我 12 岁也就选修了钢琴课。父亲非常赞赏我的嗓音也鼓励我投考音乐学校。他不理睬亲戚们的议论、讥讽。他们认为父亲太不明智去培养女儿学唱歌，到头了还不是成个歌女！

1934 年我开始了正规的歌唱训练，进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三年中市里来了国外的名音乐家演出，父亲总要来校接我去听，增加我的见识，培训我的耳朵的听觉。1937 年他又筹借了学费送我去比利时学习，一条学声乐的道路就这样顺利地铺开了。

出国前虽学了四个多月的法语，可是到了比利时仍然不易听懂。声乐课听老师示范我还能听懂，但是乐理、视唱、练耳的基础课，听不懂老师讲解就无法跟课，因而第一个学期只好停下。由于住在女子公寓和比利时人朝夕相处（一日三餐同桌进食）同时有位中年的雷耐小姐主动教我法语，不到半年功夫我就能自如地听和讲。第二个学期我就跟上了基础课。在国内虽已读完这门课，但教材不同而且当时是以首调唱五线谱，而在欧洲是以固定音唱，并且教材是较难的 solfege，一律用伴奏上课，必须要唱得烂熟才易跟上。每周上三次课，每次两小时。当然作为班上唯一的中国人，我决不能丢祖国的脸，所以每次上课我都准备得极充分，一个学期就追了上去，得到老师的肯定，让我参加结业考试。全校有两个基础课的班，共约 40 多名

学生，选出 37 名参加考试。我虽然相当有信心，但绝没想到我是唯一获得满分的学生。回忆那头一年为了要为祖国争口气，除了每周末看一次歌剧别的娱乐都不敢想，电影都没时间去看。平时不是上课就是练琴、练唱和视唱练耳，晚上 10 点以后才做作业。星期日更不松劲，这付出的代价都在这次考试得到了补偿，当公布我得第一名时，在场的四、五十位师生全跑来拥抱我，并且不约而同地高呼“中国、中国万岁”，我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也高兴自己没有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这一“最”得意的事永远激励着我向前迈进。

在我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断断续续的正规学习时间算来也不短，从 1934 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到 1937 年考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然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 1946 年又去美国考入俄亥俄州辛辛纳提市师范学院，前后加起来 8 年半之久。可是我失去了最好的年华，1966 年至 1974 年，不准演唱却有整整九年。1966 年初，即春节前夕，我正结束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我代表四川文艺界中一员），随即如约赴沪录制唱片。记得那时在一周中试唱了 13 首歌曲，唱片公司选录了 6 首。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嗓子圆润有力，连唱 4 个小时毫无疲劳之感，谁能知道一回到成都（那是阴历年初二）不久，就拉开了“文革”的帷幕。莫名其妙地我被列为靠边的对象！虽然那时我已满 47 岁，可是我认为当时的歌声最丰满，思想最清新，体格也最健康，是发挥歌唱艺术最美满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我却失去了歌唱的权利！连教学的工作也全部停顿了。那几年中遇有节日仍安排些节目，而我却连参加合唱也没有资格，心中暗暗哭泣。由于我性格开朗乐观，决不悲观气馁，总默默地安慰自己：“总有一天我还要放声歌唱的。”家

庭的暂时分离还不致使我难受，因为我深信仍是丈夫的爱妻、儿女的慈母，精神上有着他们支柱的力量，我是决不会颓丧的。可是看着人们上台演唱（内部演出）而我不许唱，听他们唱我的喉咙痒痒，并且不明白为什么要禁止我唱歌！每天的劳动再重也压不倒我，只是重复又重复地写材料，实际是写自传。心里真不是滋味，不让歌唱就是我一生中最不得意的事！“四人帮”终于垮台了，我虽没有失去嗓音，但是9年长期的禁唱，声带缺乏弹性，音域也受影响。为了挽回失去的时间，我又重新开始了学生时期的劲头，加上老伴的鼓动和分担家务，每天不断地练嗓，将仅存的一本帕诺夫卡练声曲24首全都练熟、背熟又练精。其他乐谱全在“文革”中抄毁一空。接着逐步积累曲目，决定举行一次告别舞台的独唱会。到重庆和大女儿萧桐（她当时是重庆市歌剧团的钢琴伴奏）合练了一个月，终于在63岁那年到七个城市，成都、重庆、昆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举行了17场演出，总算了了一桩心事。同年（1981年）又在美国加州半公开地为由台北到美国相见的90岁老父亲演唱了一场。现在虽告别了舞台，可是仍参加成都华西大学校友合唱团，每周去唱一次，为的是能放声歌唱。

难忘《黄河 大合唱》



音乐家 孟 于

孟于，女，汉族，1922年6月生于四川成都。从小喜爱歌舞。1939年到延安，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并考入鲁艺四期音乐系。建国后和王昆一起为电影《白毛女》配唱。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大秧歌舞》、《胜利腰鼓》均获集体一等奖。1952年到1984年在中央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副团长等职。曾率团赴印度参加第九届亚运会举办的亚洲艺术节，后到尼泊尔演出，还到过苏联、印尼、罗马尼亚等国访问演出。

人生道路上，确有不少得失之事。要做到“得之不喜，失之不忧”。难，也不难。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就看自己如何来对待。在得失面前要分析、要总结、要使之成为继续奋进的动力才好。

1939年，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炮火中，经过辗转跋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考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我年轻的心里是何等的激动与高兴啊！

1942年2月，由应云卫夫妇、黎莉莉、吴茵、盛家伦等组成的“西北摄影队”，要去内蒙拍电影《塞上风云》途经延安。欢迎会上，由冼星海同志亲自指挥500人演唱《黄河大合唱》。我是第一次参加了如此规模非同凡响的大合唱，当开始朗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如果你已经忘了，那么你就听吧！”这时，“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的歌声以排山倒海之势，展现了黄河船夫拼着生命和惊涛骇浪搏斗的壮丽情景。歌声中充满劳动战斗、乐观和自信的感情。当唱“黄水谣”时，大家随着星海同志指挥的手势唱到“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烧杀奸淫”由沉重转为强烈的愤恨，接着用很轻的声音唱出“一片凄凉”，好像大家亲眼目睹了无数家园经过日本鬼子践踏蹂躏后的悲惨情景。强压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含着眼泪在低唱，在呻吟。当唱到“怒吼吧！黄河！”的结束句“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反复五次、由慢转快，一次比一次强，星海同志用右手打着拍子，左手指作出一个圆圈的手势，示意大家声音要洪亮，要坚决有力，当结尾的高音唱出“警号”的“号”字时，500人发自肺腑、雄浑无比的歌声冲了出来！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怒吼觉醒和勇往直前，压倒一切敌人绝不为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

歌声激荡着夜空，震动着山谷，也震动着每一个演员和观众的心。“西北摄影队”的朋友们，一个个激动得跑上舞台拥抱着星海同志，大呼大叫着：“伟大的作品，真是太感人了……”台下掌声经久不息。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极为动人的合唱，也第一次感到个人和祖国危亡、民族苦难的命运紧紧相连。这情景使我终生难忘，也给我一生的艺术生命注入了极大的力量。

这期间星海同志常来女大为音乐爱好者们讲“音乐课”一

次，我为星海同志唱了几首歌，他听了很高兴，立即鼓励我到鲁艺去学音乐。后来经过考试，我被鲁艺四期音乐系录取了。这对于我，一个从小就爱唱歌，在星海同志的鼓励下，终于实现了我的心愿，选上了自己最心爱的专业，而且将为之努力奋斗一生。这怎能不高兴呢？那得意之情真是无法形容。也许，这就是我一生最得意的时刻吧，岂知，生活的经历并非如此。

1949年初，东北全部解放，华北敌人已成惊弓之鸟。为迎接北京的和平解放，我们华大文工一团来到长辛店，住在铁路工人的家里。有一次当听完工人们的诉苦会后，贺敬之同志马上写出长诗《平汉路小唱》，张鲁同志也立即谱曲。第二天，我们就为铁路工人演唱。当唱到：“平汉路成了贫寒的路，工人贫寒无出路。琉璃河成了流泪的河，眼泪还比河水多。长辛店成了伤心的店，伤心的事儿说不完……。”台下工人的抽泣声，咽哽声伴着台上的歌声。歌声一停，工人们立即跑到台口，拉着我和张鲁的手说：“你们唱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才是我们铁路工人的歌呀”这使我深深的感到，只有熟悉他们、了解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才能唱出他们在旧社会的苦难和渴望翻身解放的心情。此后我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在歌唱新中国的建设中；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中都留下过得意之情。

1972年，这是十年浩劫中的一个依然痛苦的时刻。中央歌舞团被下放到沙城部队劳动。一天，团部派我到一连队去排戏。进村时我向一位大嫂问路，她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悄悄问我道：“你是姓孟吧？”我说：“对。”她说：“你是孟子？”我默默地点头。大嫂突然扑上前一把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怎么忘了，1946年来我们村演《白毛女》时，你不就住在我家呀！这么多年乡亲们一直都在想念着你们……”一股暖流涌上心头。26

年前的演出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仔细想来，这位大嫂当年也不过 17 岁，她和她妹妹每晚都帮我拿着服装包，看我们化妆，又看我们演戏。两姐妹为剧中的喜儿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每当演出完寒气袭人，她们总把自己的棉衣披在我的身上，紧紧挽着我的手一起走回“家”。让我坐在炕头上，从灶塘里刨出几个烤熟了的山药旦和我一起吃着……。当我想起这旧日难忘的情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大嫂她不忘旧情还带我去看了当年搭舞台的地方，又找来当年看过我们演出的几位老乡，一起回忆，一起谈论，充满了重逢的喜悦。这使我深深的感到，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白毛女》，在群众中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为人民作了一点有益的事，即使事过境迁，人民也是永记不忘的，特别在祖国和人民都在蒙受苦难的时刻，这当年结下的深厚的情谊和信赖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这时，在我心里重又漾起少有的得意之情。

1984 年我离休了，和 12 位老同志一起发起组织“文化部老干部合唱团”。作为我们老文艺工作者老有所为发挥余热的一个园地。近七年来为各界群众、特别是为青少年演出了 200 多场，起到了意料不到的良好的社会效益。

收到清华大学师生来信：“想当年在延安用你们青春之火，奏起一曲曲雄壮的战歌、激励着前方战士和后方军民。今天你们的战歌又带来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深深教育着我们。”中医学院党委简报中写道：“演出给我们巨大的力量、催人昂扬向上。这是心灵的沟通、把老一辈的激情、精神、意志灌输到青年的心中，胜过千百次说教。”中国人民大学来信说：“看着你们的精神气质、我们应该惭愧。我们没有理由去满足、去悲观、去骄傲、去徘徊。你们这么大的年纪还在奋斗，难道不值得我们

这一代青年思考——我们究竟缺乏些什么呢？”175中学的同学们来信说：“爷爷奶奶你们的歌声为我们讲述了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是你们用歌声美化了我们的心灵……请你们放心，以后我们再不会沉醉在靡靡之音中了。”啊！这些真实的，发自内心深处的热情的反映，激励着我们这些老文艺工作者的心。要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继续贡献力量。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十年浩劫，使我离开舞台生活整整14年，当时正值中年时期，作为人生和艺术成熟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但我眼睁睁的失去了，失去了为群众演唱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令人痛心的损失啊！可是当一想到十年动乱，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遭到严重破坏，多少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家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悲剧。这是全社会、全民族最大的损失，与之相比、个人所失又算得了什么？

“文革”的悲剧决不能再重演！只希望我们的祖国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她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这样我们在失中也就有所得了。



笛子一支 诉衷情

音乐家 赵松庭

赵松庭，男，1924年出生于浙江东阳巍山镇。九岁开始学笛。师从昆曲艺人。1956年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独奏创作曲《早晨》，获得成功。以后一直任浙江歌舞团演奏员。现任浙江艺术学校名誉校长、浙江省音协主席。杭州大学兼职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兼职教授，国家一级演奏员。其代表性作品有《早晨》、《二凡》、《采茶忙》、《幽兰逢春》等。著作有《赵松庭的笛子》、《笛子演奏技巧广播讲座》、《笛艺春秋》等。

世事白云苍狗，得失之间存有奥妙玄机；祸福相倚相伏，本着这种认识，谈一件我最感得意和一件最感失意的事。故事发生在1956年到1957年之间：

记得那是1956年新秋的一个夜晚，北京城云集了几千位来自全国的音乐工作者，全国第一届音乐周已接近了尾声。在开幕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以浙江省代表团代表的身份，登台演出了自己的作品《早晨》，获得了非常热情的鼓励，《人民日报》以